



文心画趣 (四)

文苑 走笔

# 伟岸刚健，空灵秀丽

## ——宋代绘画及画论

刘万鸣

宋代结束五代十国纷争之局面，革新图治、左武右文，宋代经济文化繁荣可观。诗文史迹，虽不能越汉唐之上，却成一大特色，理学研究亦开新端。宋开国之初，即设立翰林图画院，罗致天下画师，优加禄养，根据每个人才能之高低，授以待诏、祇候、艺术、画学、画学生、供奉。太祖、太宗一统天下，五代时期所有府中珍藏之画，尽归宋廷所有，画界高手亦诏入画院，如周郭忠恕，蜀黄居安、高文进，南唐董羽等。院外者则有长安李成、华原范宽等。

宋代艺术由于其重文学、重哲学内容之特点，绘画自然为文人士大夫视为修养高雅的重要部分，收藏家、鉴赏家、诗人、文学家、画家融为一体，不可分家，如司马光、欧阳修、沈括、黄庭坚等，皆通晓画事。李清照、赵明诚、李公麟、苏轼、文同、王诜、米芾等以诗文书画，艺术风格平淡天真、清新古雅。南宋则有米友仁、扬补之、赵孟坚等。亦循以文养画，故文人画至宋代已至高峰，并为明清文人画之成开山立柱。艺术表现形似、重精神，脱离“成教化，助人伦”之功用，为艺术而艺术。真宗、仁宗皆好鉴赏，诸王子亦嗜好画事，至徽宗宣和年间，官中藏画已至最盛。宋代藏画、鉴画、作画之风为历代之最。绘画也从宫廷进入民间与商业市场，职业画家作品带有明显的商品性质，当时汴京相国寺庙会即是图画买卖交易场所。绘画的商业化，既丰富了绘画的题材，也促进了画院画家的发展。

宋初、画院多沿袭五代旧制、变动甚小，官秩之名，除翰林待诏、图画院待诏、图画院祇候以外，又翰林应奉、画史、画学生、画学正等职。徽宗时画院大盛越五代，为画史之最，设立画学，分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为奖励书画，将绘画纳入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内，命米元章为书、画两学博士，创中国教育史之先例。考试题目多选诗句，可见宋绘画与文学之密切，尤重意境之表现。选拔入门考试如此，画院中平时晋级考试亦以古诗命题，如试以“蝴蝶梦中家万里”一题，画院中战德淳画苏轼牧羊假寐，以见万里意，夺魁。由此可见，宋画院

所倡绘画之标准，乃取其意思超拔者、文才画出者为上。

除此以外，宋画院另一评画标准，即所画必须承皇帝之旨。画院众，必先呈稿，如徽宗崇尚师承法度极重物理，已成画院之风格。赏画之标准，神、妙、能、逸中，能者为上，其余自然落后。宋代画院，以重物理求法度之风格蔚然大观。画院画师之地位愈来愈高。

宋人对人物画家的推崇依然与唐朝相同，以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子作为学画之典范，尤其是吴道子对宋代宗教人物画影响至深，并形成吴派式样，代表画家首推武宗元。北宋中期人物画在继承中有所发展，即画法上以简略的笔墨为主导，并随禅宗之兴，激扬成风。如文人画家李公麟，以文人情调注入绘画中，成“白描”之魁首，对南宋、元明影响至深。由于宋人以画家的修养作为评画创作的标准，以文学造诣、生活经历、艺术传统的研究和继承视为画家的最高修养，文人作画、评画在宋代普遍，墨戏绘画随之产生，如南宋梁楷开创简笔水墨人物画，一时间多宗法，影响至深。

宋人重生活、重文学的绘画标准，使画坛出现充满生活气息的风俗画和表现历史故事的人物画，北宋后期已大量出现，至南宋发展愈烈。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阎次平的《牧牛图》等。

我国山水画至宋代，格法始备，群峰竞秀，风格多样。沿袭五代荆关之风，即有关全、李成、范宽三家崛起，关氏山水得其神韵，李氏山水得其体统，范氏山水得其骨法。中后期许道宁、翟院深、郭熙、王诜等受李成影响，纪真、黄怀玉、商训等师范氏一派，释巨然、刘道士、江参等师董氏一派。此外以山水有名者，尚有燕文贵，所创“燕家景致”之山水界画等。徽宗时米芾书以积点之法，始创表现江南烟雨迷的米点山水，天真焕发，自成一家。南宋初，王希孟、赵伯驹、赵伯骕笔法细腻，色彩奇丽，精巧工整之笔法画青绿山水，树南宋绘画之新格，世称“院体”。南宋渡后，由于地理人文之变化，一变北派崇尚伟岸、刚健之风格，转化为空灵清秀秀丽之风，崇尚水墨趋向唐人王维一派，如南宋四家李唐、刘

松年、马远、夏圭以简约奇拔的笔法及章法，又开山水一代新风。

花鸟画，至宋实为最盛时代，亦可称宋代绘画之亮点。五代时，徐黄并起，各有千秋，辉煌可与人物画相抗衡。至两宋，绘画文化在贵族美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纯粹审美之风大兴，大变“成教化，助人伦”的绘画功能。除源于宋人纯粹审美之外，统治者的提倡亦尤为重要。其中宋徽宗赵佶对宋代花鸟画乃至中国书画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宋初，我国绘画之文学化达到高潮，绘画势力渐渐传入文人之手，成为文人表达闲情逸致的重要方式，绘画风格多趋于幽微简远之情趣。多好水墨写意，草草笔墨，天真朴素，抒情寄兴，状物言志，不求形似，只求意趣，多画梅、兰、竹、菊，以抒发胸中高洁之气，故称文墨之画，为明清文人画之先声。

宋代画论和唐代画论相比，更加系统和成熟。宋画论之所以发展，主要原因在于于绘画多出自文人之手，文人作画多抒情、言志、表达思想，亦善鉴赏、好评论，易形成理论。因此，在当时关于画品、画体、画法等方面的画论著作达40多种。如米芾《海岳画史》、周密的《云烟过眼录》等，是鉴赏之著。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刘道醇《圣朝名画评》《五代名画补遗》、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邓椿《画继》是关于史传、品评之著。饶自然《绘宗十二忌》、沈括《图画歌》、韩拙《山水纯全集》、郭熙《林泉高致》、郭思《画论》是关于作法之论述。董道《广川画跋》是关于题跋之著。董羽《画龙辑议》、宋伯仁《梅花喜神谱》、赵孟坚《梅竹谱》则是专门论著及图谱。在宋代画论专著中，影响最大的是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和郭思《林泉高致》，还有一些文学家、画家、书法家，如苏轼、黄庭坚、欧阳修、沈括、米芾、李公麟、李成等阐述的美术思想。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八一建军节又将到了。忽然思念起了我们团的几位战斗英雄。

一位是我的副营长，姓张。当时我入伍刚刚两个月，被调到营部当通信兵。有一天执行完任务回到驻地，就看到借住的民房院子里，站着一位矮矮壮壮的汉子，正高声大气嘻嘻哈哈地跟我们的高副教导员说话。高副教导员1945年入伍，比团长资格还老，人很严肃，但这天面对新来的张副营长，姿势和神情完全变了样子。最令我震惊——惊喜交加——的是，在交谈中他突然对张副营长大喝了一声：“你给我站好，你这个俘虏兵！”

很快便知道了他们的关系，知道了张副营长居然是我们师——军史上赫赫有名的东野六纵十七师——一战四平时被高副教导员从战场上抓到的蒋军俘虏，但这个俘虏兵不简单，就是他在一年后我军三战四平时，冒着枪林弹雨，脚底踩着守军洒在我军攻击道路上到处乱滚的黄豆，连跌带摔又滚又爬地接近了蒋军第七十一军军部，极大地扰乱了敌人，为全班打进敌军部立下了头功。

在我们师的战史上，三战四平被描述成一场打得极为惨烈的战斗，但我师却一战成名，被东野冠以“攻坚老虎师”之称，我团也因此一战被誉为“攻坚老虎头”，盛名远播。但当时让我真正激动的是，这么一次即便是在我军军史上也有地位的战斗居然是就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张副营长打的。在后来的接触中，我多次引诱张副营长详细讲讲这场战斗，他却不上当，有一回被在我后脑勺上，说：“我在我们团算个啥！比我厉害的多多了去了！”后来终于还是有点得意，笑道：“打进去的时候我想顶了天了也就是个团部，真没想到是他们的军部。哈哈，白捡了一大功！”

因为年龄偏大，张副营长和高副教导员他们那一批老兵很快就转业了。当时我已调上级机关工作，没能能为他和高副教导员送行，但一个刚被改造一年的俘虏兵冒着枪林弹雨视死如归只身打进敌人军部的英雄形象却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张副营长说的比他更厉害的战斗英雄在我们团至少有两位，其中一位就是在海南战役中首创“木船打兵舰”光辉战例的四连副排长鲁湘云。总是这样，你入伍到了这个

团，也就进入了团史，传说中的老英雄早已离开，但有一天还是会发现你的一生都进入了他的故事。记得新兵连指导员给我们上第一堂政治教育课，1/2时间都在讲鲁湘云：那是1950年2月21日，隶属于陆军第四十三军的我师为准备解放海南岛，尽管正值春节，部队仍一天也不停歇地驾船出海，进行渡海作战的适应性训练。四连副排长鲁湘云当天带领7名战士驾驶着一条小木船，在大海上进行了一天艰苦的训练，返航时风突然停了，只能就地抛锚，待风返航。第二天拂晓刚刚起风，远处一条蒋军军舰就向他们驶了过来，面对这样的时刻，英勇无畏并拥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英雄鲁湘云沉着镇定地指挥大家摘下帽子，不让敌人过早发现，并做好了战斗准备。敌舰发现了他们，绕着木船转一圈，开始用炮火轰击，木船缆绳和锚车断了，船板被打坏了一块，但我们的勇士没有惊慌，一直以难以置信的沉着等待敌舰靠近。敌舰果然以为木船被打坏了，大摇大摆驶来，还不时用机枪向木船射击。直到只剩下50米，鲁湘云才大喊一声：“打！”木船上所有武器开火，枪榴弹也在敌舰上炸开了花。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死伤狼藉，仓皇逃窜400多米，才停下来向木船开炮，并加速驶过来，要将木船撞沉。这时鲁湘云更加无畏，果断命令大家准备手榴弹，等敌舰驶过来跳上去抓活的，也就是要俘虏这条舰！敌舰终于没敢真正靠近，距离100米就停下了，鲁湘云看出敌人是害怕了，命令再次发射枪榴弹。敌舰上再次冒出黑烟，仓皇逃到500米外才胡乱放了一阵炮逃走。在我军一艘帆船的支援下，英雄们平安地回到驻地码头。鲁湘云和他的战友不但首开“木船可以打败兵舰”的先例，还总结了三条经验，为全军在海上克敌制胜奠定了战法基础。以至于时任十五兵团第一副司令员的洪学智将军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道：“这一木船打兵舰的英雄事迹，大大振奋了部队，增强了渡海作战的信心。”

此后数十年间，我拜访鲁湘云老英雄、当面聆听他讲那一仗的心迹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但在英雄去世后，我还是从他的一位战友口中听出了答案。我的问题是面对敌军舰时，区区一条小木船上的鲁湘云和他的战友为什么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坚定地选择了战斗和牺牲，那位老英雄略显惊讶地看我一眼道：“他怎么会那样想？换上我也不会。我们都打到了海南岛了，为了这一天牺牲了那么多人，我们不可能不

# 万古流芳

朱秀海

把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和鲁湘云相比，我团还有一位名气似乎比他更大的英雄，他就是1944年入党、次年参军、曾在我团当过连指导员、营教导员的刘梅村。在1946年的四平保卫战中，刘梅村带领全连坚守阵地18天，后来只率领最后两个班掩护了全师撤退。1947年的夏季攻势中，刘梅村又率领连队参加四平攻坚战，3次负伤不下火线，5天完成5次攻坚任务，打垮蒋军一个团，俘敌400余人，立特等功，被东北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后来他又连续参加辽沈战役中的锦州攻坚战、平津战役中的天津攻坚战等恶战。在海南战役中，刘梅村率领他的营经历了渡海登岛后的所有恶战，并赶在所有兄弟部队之前解放了海南最南端的天涯海角。在1950年的全国战斗英雄大会上，刘梅村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接见。他是我们步兵第382团诸多英雄中唯一享此殊荣的人。

在为我新书《远去的白马》写的文章中，著名文学评论家张西南先生用同样一样的语言安慰了我那颗为老英雄的渐次凋零伤感的心：“英雄的生命会开出花儿来，而且不会凋零，因为包括你在内的许许多多的人，都在用心灵的甘露浇灌这些花儿，天长日久，自己的心上也会长出新的花儿来，代代繁衍，生生不息，这就是老话里说的万古流芳吧！”

（作者系著名军旅作家，曾任海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

## 书话 漫谈

## 小品大观

# 小说迷的幸福

范俊

的，如以前还是学生时看《三国演义》，在三足鼎立前感觉特别“难看”，主要是人物更替太快，如华雄出来就被斩杀，没活过一杯温酒，不过现在觉得却很有意思；虽然被“秒杀”，但他能和关羽一样同步流传后世，实为不幸中的万幸。

后来的某天，无意间经朋友推荐发现了一个网络小说的新天地，冒出很多有才气的作家创作的和传统小说不一样的好看小说（当然也有没营养的，那自然不叫小说），目前最爱流苏紫和猫腻的作品。流苏紫那么美丽、那么诗意，可还被诟病抄袭，只因总脱不了《红楼梦》语言的影响；猫腻仅从《红楼梦》的“留余庆”一曲便产生汪洋恣肆的灵感，成就《庆余年》。

钱锺书说鸡蛋好吃不必要认识下蛋的母鸡，但我爱上谁的作品就要去了解这个人，余秋雨书里书外“两张脸”，流苏紫是我曾经的同行，猫腻似乎是宜昌人……不喜欢猫腻的笔名，能取个像样点的吗？他总诚恳地和读者交流，敬称自己的爱人为“领导”，看来除了有才气，生活中应该也是一个幽默的人。不过我觉得佳人，不一定要配才子，才子除了多情，生活中往往住作不规律，蓬头垢面，甚至袜子塞在裤袋下，秋裤掉出半腿来，缺少生活能力，常年的码字工作很费脑细胞的，思维也会和常人有点不一样，好在另一半不是才子，仅勉为佳人。

因为觉得小说最大众、最简单，我曾经一度突发奇想，多看点小说说不定我也能出一本小说，最后发现自己太异想天开。我没什么才气，也拿不出想象力，勉强把生活中的经验写完就会写不下去。很多时候，小说家除了阅历、想象力、创造力，还需知晓天文地理，懂得文理兼修，融会古今中西，同时兼具散文家的文笔、诗人的情怀、思想家的深度，创作起来乐此不疲、乐在其中，所以或许小说的读者是最大众的，但真正优秀的小说家却是最难得的，所以我真心崇拜小说家、作家，他们做着很多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特别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每一个文字都是他们的一滴滴心血。

看了猫腻的《将夜》，印象太深，时隔半年，再读其成名作《庆余年》，其实还没有完全看完，但因为此刻心里太喜欢、太幸福，所以我忍不住说出来，说完这些，我又可以安心做一个安静的小说迷了。

我是20世纪70年代的人，70年代的人表达上很少呐喊，但会呻吟，也会休憩，更会忙里偷闲。小说陪我消遣了许多无聊的时光，也让我“虚度”了许多宝贵的光阴，可我还是要说：人生还有一种巨大的幸福感、满足感是源于小说，愈简单愈快乐！（作者单位：中共湖北恩施州委宣传部）

小时就对陕北的信天游发生了兴趣，常听隔壁的小姐姐一边绕着毛线，一边在唱青线线蓝线线，总以为她在唱给她手里的毛线团听，后来知道了，她的老家在陕北延安，那是她们那里最流行的歌，那是一种涵盖西北很多地方的民歌品种，在陕北叫“信天游”或者“顺天游”“小曲子”，以比兴开头，即兴创作，有的有词牌，有的没有，精品流传下来，就像《兰花花》一样，成了不脛而走陕北民歌。广义和标准的信天游一般是“二二三”七字格加衬字，只有上下两句，如我听过的“城墙上跑马回不过头，远亲近走没有一条路”，在吕梁地区叫“酸曲”，在内蒙古西部叫“爬山调”或“漫瀚调”，单音节结尾。回到“花儿”那里，变成双节结尾。但张力和弹性系数很大，可以叙事，也可有大段的情景渲染，《兰花花》就属于后者。

《兰花花》演绎的是上世纪在延安流行一时的一幕爱情悲剧故事。我多年前曾经怀疑过，南北朝时期的《敕勒川》甚至《木兰辞》，也是“信天游”的前身，因为都具有西北人的语言特征，只是争抢《木兰辞》原生地的地方太多了，也就没有太去较真。在那时，我的关于陕北的全部认知，除了革命圣地延安，延河水和宝塔山，就是能够听到的一曲曲信天游，尤其是小姐姐手里五颜六色的毛线团和她轻轻的哼歌声。至于那里的黄土高坡和陕北老汉们的形象，也几乎来自画家的版画。后来做了记者编辑，腿长了许多，不仅是陕北，整个西部的一些角落都几乎跑了一个遍。首先要去的，自然是陕北，特别是三边一条横线，榆林、延安和黄陵一条竖线。对那里的乡俗、乡愁和乡貌变化，多少有些了解。

榆林的小何土生土长，说起陕北民歌来如数家珍，聊天中对我说，你说起的兰花花是有原型的，本姓姬，小名叫叶子，祖家就在榆林，后来迁到了离延安不远的临镇。上过女子学校。长成了出落得像天仙，在她身上，有过那个时代必然会出现的买卖婚姻悲剧。她的意中人或是“相好”，是刘志丹红25军游击队的一位新战士，本乡本土人，因为没有经过三婆

# 乌龙铺听歌 (上)

冯并

六媒的程序，是“私订终身”，在男孩出征后，被贫困财礼的父母逼嫁到已经染有重病的周财主家去“冲喜”。歌词里唱的“正月里说媒，二月里订，三月里交大钱，四月里迎”，以及见到“周家猴老子”“好像是一座坟”的唱词，讲得正是这样一种情景。她实在有些忍无可忍了，“手捏上羊肉怀揣着糕，搭上性命我往情哥哥家里跑”，但终究没有解脱的希望。没几天周财主死了，她又被转嫁给一个麻脸商人，这商人也死于横祸，算是脱离了苦海，后来嫁给一个老实的户人家，但就个人的幸福和感情而言，早已经被埋葬在黄土里了。人们同情她的遭遇，也就有了《兰花花》的歌事。这事发生在1935年红军到陕北之前，据说是刚到达陕北的周扬到红25军去采风，听到了这首歌并记录下来，保持了民歌的原汁原味，但民歌编定时，已经是人物原型逝世后的1942年。

小何说，他也曾实地追寻过一些线索，其亲属似有难言之隐，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他问我想知道再去搜寻一回，我想了他，你们陕北都难回寻，我一个外地人更不会有大结果，再说，《兰花花》毕竟是民间艺术作品，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并不需要按图索骥，不去也罢，倒不如去《东方红》的原产地去看看。

他一听来劲了，说那就在佳县的乌龙铺哩，是榆林的地界，那里的民歌海里去，信天游几乎是乡亲们生命的一部分，张口就来，让你听个够。那里还有黄河边上的白云山白云寺，也让你看看个够。

说走就走，开车从榆林出发，沿着曲折的兼葭河，奔向佳县。一路走的是下坡的新公路，三盘五转，几十公里就到了。接近县境的公路海拔陡然下降，从高处的匝道上停车俯瞰，右手有直上直下的悬崖，佳县县城就坐落在悬崖下边的峡谷里。县城的选址很巧，依山不依山，靠水不在水，但山水兼得，在山崖笔立中交通相对方便，从街口可以直去渡口，去到著名的白云山。白云山更像是一艘硕大无比的巨船，停靠在黄河边，黄河滩上有许多肥沃的庄稼地。从高崖上看，白云飘在黄河的河谷里，从

白云山上看，“山门不锁白云封”。这里是黄河中游地区乃至中国北方较大的道、释、儒文化历史传播中心。在道教真武大殿系列之外，还有互不排斥的石窟佛寺和禹王宫。

佳县河对岸就是山西的临县，它们是一对隔河招手的老兄弟。临县有条湫水河，湫水向南，它与黄河交汇处，便是有名的磻口古渡。佳县黄河南去百十公里是吴堡，吴堡对面又是山西的柳林镇，即从榆林东来的公路，从黄河公路桥延伸延伸到临县，从绥德、吴堡东去的公路联结吴堡，在山西的一头，便是有名的吕梁山区和大行山区，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经济地理循环圈和民俗文化交流圈。

陕晋虽然隔河相望，但经济文化关系密切。佳县、吴堡大有晋风，临县和柳林也有一股陕气，陕西的秦腔声在临县和柳林听得，山西梆子又是佳县、吴堡的流行戏曲。两地回移民来往很多，你说你的爷爷的爷是吕梁人，他说他家的姥姥的姑是陕北的佳县人，是常有的事。据说，《东方红》的词作者李有源的爷爷就是从临县迁移至佳县的。

这样一种地理文化联系，也使得佳县成为当年陕甘宁边区的一个经济亮点，和八路军进入大行吕梁地区的落脚点。在1942年掀起的边区大生产运动中，堪与南泥湾垦荒比翼齐飞。在抗战中，佳县的纺织业、造纸业、机械业、盐业和商业都有了大的发展。边区的对外贸易渠道也在佳县，为边区经济纾解压力起了重要作用。在那时，佳县有蜈蚣峪这个红色贸易通道，把延安和晋绥抗日根据地联结在一起。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日报》原总编辑）

